



冬日裡的杭州又是另一種風貌，湖水凍成一片冰晶的亮眼銀白，樹木露出光禿枝椏，蕭瑟中依然別有韻味。

李叔同仍然在他的宿舍房間接待他們，他有點微恙，不時咳嗽著。

「一直咳不是辦法，你有沒有去看醫生？」歸鴻亭關心的問，成了談話的開場白。

「老毛病，看醫生沒甚麼用，我習慣喫點川貝枇杷膏壓一壓。」李叔同喝一口熱茶，招呼兩人隨便坐。

歸鴻亭看著他和尤敬強的救命恩人住著的這間簡樸小房間，在冬末未盡初春尚遠，仍有濃冽寒意從窗縫間鑽入，心頭有些不忍，「這裡怎麼住人？」

「沒辦法，住宿舍最方便。」李叔同不以爲苦，「張兄怎麼沒一塊來？」

「他不是常來找你？」歸鴻亭光聽那口氣，就知道李叔同不曉得張能天坐關的事。

「最近我教課也忙，他好像常跑附近幾個寺廟，反而少見面了。」李叔同話裡帶著一絲無奈，「以前常是假日他來找我閒聊，現在他以寺廟爲家，偶爾去看他談的也都是閱讀佛經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的心得。」

「我還以爲他會像以前那樣，找你一塊練字帖呢。」歸鴻亭解釋著，「不過這次來，他卻正好在上回我們去過的大慈山廟裡閉關七天，見不著他，只有先過來看看你。」

「我還以爲他會利用晚間找你到城裡去小酌兩杯。」尤敬強是頗瞭解張能天過去的生活習慣的。「以往他每個禮拜總會找我上館子宵夜一番呢。」

「他早戒酒了，而且過午不食，住的地方比我這裡還簡陋呢。」

尤敬強不太相信的環視著這間除了牆面掛些字畫以外，就是木桌木椅加木床的小空間，幾乎沒有任何家電設備的窄小屋子。「他手頭該留有不少錢，也不是吝嗇的人，怎麼可能去過那種苦行僧般的生活？」

李叔同神情卻嚴肅的回應，「他的確不吝嗇，大部份的錢都捐給杭州的幾間寺廟當香火了。」又喟嘆道，「我曾勸他手邊多少留一點，他卻老是用『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笑置之，學校裡有個叫聞玉的校工生病了，他曉得了也贈送些錢給他抓藥，我看他手頭沒賸多少了。」

「不要緊，他將來也用不了那麼多這個時代的錢了。」歸鴻亭用只有尤敬強聽得懂的口氣說。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們本來今天要來接他走的。」尤敬強顯然也沒轍了，把話導入正題，「因爲有點急事，不能等他出關，要先趕去上海找一個叫宋教仁的政治人物，恐怕過幾天才能再回杭州來找他。」

「宋教仁？」李叔同驚奇的說，一副十分惋惜的口吻，「你們晚了一步，他前幾天還來過杭州，和于右任幾個國民黨的人遊西湖。」

「甚麼？」尤敬強扼腕長嘆，「又失之交臂。他還在杭州嚒？」

「應該走了，我也是從報上看到的。」李叔同忖度著說，「《全浙公報》有記者報導他們在杭州葛嶺山莊喫飯，正好蘇和尚經過被邀去席上打了個照面，所以我稍稍注意了一下這則新聞。」

「蘇和尚？」尤敬強似乎聽到和尚就不自覺的皺眉扁嘴。

「他現在不是和尚，不過他過去出過幾次家，大約是受不了僧人的戒律生活還了俗，和我一樣是留日的，法文卻非常好，聽說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以前總喜歡寫些批評時局的文章，算是憤世嫉俗型的人。去年本來在印尼爪哇教書，革命成功的消息傳到海外，他就束裝回國跑到上海，比我先進《太平洋報》工作，我們算是在報社認識的同事。」

「這位蘇和尚現在也在杭州嗎？」尤敬強想從這個線索瞭解更多宋教仁的行蹤。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他叫蘇曼殊。這個人頗有文采，也薄有文名，畫卻畫得特別好，可是特立獨行，不愛做官，也不喜歡跟政治人物打交道。那天報紙登載他和宋教仁喫飯的新聞就有點不高興，前天和此地幾個文藝界朋友在白雲庵對面的壺春樓小聚，我也受邀露面，聽他說當天就準備離開杭州回上海去。」

「我們得趕緊動身，免得沒辦法在一天之內找到宋教仁。」尤敬強一聽線索中斷，對歸鴻亭說道。

「你們很急著找他呀？」李叔同熱心的從床邊的五斗櫃上拿了一盒東西，「可惜上課抽不出身，我也才從上海回來，沒辦法陪你們去，不過到上海找蘇和尚問問，他應該可以查出宋教仁在那裡。」

「這人那麼神通廣大啊。」歸鴻亭有些懷疑。

「在報社工作過嘛！」尤敬強幹過記者，當然深信不疑。

「他和原來的滬軍都督私交不錯，總有管道查得出的。」李叔同說。

尤敬強馬上問道，「那就要多謝你。我們到上海去那裡找他？」

「到三馬路找花雪南，她是上海蠻有點名氣的校書。八九不離十，蘇和尚會住在她那兒，否則每晚也必去她家酣飲暢談，天不泛白不會離席。」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校書？學校裡的秘書嗎？」歸鴻亭想得很直接。李叔同在這師範學校教書，剛才又介紹蘇曼殊本來在爪哇教書。

李叔同微笑搖頭，「這可相去十萬八千里了。在上海喚青樓女子，尤其稍有文采能唱幾句評彈小調，能說一口軟嗲嗲蘇白，還得會背上幾句詩詞的，才配資格在堂子門口掛稱書寓。這種特等頭檔的姑娘叫做校書，其他像二檔是長三堂子，三檔叫二三，最差的叫么二，都不配用這種稱呼的。」

「原來是這樣。」歸鴻亭聽得臉色微紅，原來嫖妓這行還分這麼多檔次，在江西去玉樓春就那麼一百零一趟，仍舊是歡場菜鳥一隻；看李叔同文質彬彬，對風花雪月如此熟悉，自古才子都是非得沉醉在風月場中的秦樓楚館，否則就寫不出好文章、畫不出好畫了嘛？又想到遠在南昌的月鳳，那家妓院掛的還是書寓呢，那兒好像叫她先生，不曉得她現在是不是已經脫離了遇人不淑的情傷？由月鳳更想起了畏罪跳崖的于振淞，還有丟在花街角落任其自生自滅的許嘉平，雖然這些人渣並不值得同情，想起來總覺不忍。

「唉，如果李蘋香不遇害，她可是上海灘數一數二的紅牌校書呢。」李叔同談到青樓女子，自然而然又緬懷起當年的老相好，兩位來客同時也憶起黃浦江上的五塔心。真要細牽命運之神的安排，也虧得李叔同年輕時流連歡場識得這位紅顏薄命遭人陷害的煙花女郎，才能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巧遇前往江上弔祭芳魂救了他們的機緣，這段往事想起來還真歷歷在目。

「都這麼多年了。或許她在另一個世界過得比在這個時代好也不一定。」歸鴻亭只能這樣安慰他。

「但願如此。」李叔同收拾起欷歔的心情，繼續關照尤敬強，「見到蘇和尚就說我們是在日本認識的老朋友介紹的。」他有點難以啓齒的說，「我始終覺得你們幾位出現在黃浦江上並不偶然，一定有甚麼不方便外人知曉的秘密，所以我也從來沒有和任何其他朋友提過你們。不介意罷！」

「謝謝你還來不及呢。」尤敬強笑笑，由衷的向李叔同拱了拱手，向他抄了花雪南的地址，起身準備告辭。

李叔同早已收拾起傷感的情緒，把方才取出的東西交給尤敬強，「去見蘇曼殊，別忘了送他這個。」

歸鴻亭湊頭過去看，竟是盒糖果禮盒，忙說道，「這怎麼好意思，第一次去看他，我們自會買一些上好的禮物。」

「這你就錯了。」李叔同也笑道，「蘇和尚一生最大的樂趣就是喫糖果，像甚麼朱古力糖、黑芝麻糖，他可以當飯喫到飽；在杭州有時愛喫粹芳居的棗仁包子。」他指了指那盒糖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果，「這盒粽子糖是一位蘇州來的朋友送的，蘇州觀前街老字號的采芝齋才有這種糖果，我是自己沒興趣喫順水人情送給他，保證他樂呼呼幫你們找宋教仁出來。」末了他特別好心叮囑，三馬路那帶都是風月場所，龍蛇雜處，而且正好在租界範圍內，去時可要注意，別太公開招搖過市。

歸鴻亭當然知道他講的是甚麼意思，連連點頭，不以爲意的說，「上海那麼大，大牛上次也回來過，才沒有那麼倒霉又出事。」

「事關緊急，我們就先告辭了，過兩、三天再回來請您上館子，大家打打牙祭。」尤敬強客氣的出了宿舍。

「那個豐仁可好嗎？」趁著李叔同送客出來，歸鴻亭動念想起了那位青年才俊型的大孩子。

「快畢業了罷，希望他真能考上我這所學校。」李叔同這會兒講話的神情就有點像老師了，「他的素描功夫蠻紮實的，喜歡用簡單線條表現人物與風景；再加強幾年，很適合畫漫畫，那是中國以前學畫者沒人走過的新嘗試。」

「他有和敏兒通信嗎？」歸鴻亭對豐仁的畫風如何沒太大興趣，試探性的問另一個他關心的問題。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李叔同瞅了歸鴻亭一眼，心照不宣的搖搖頭，「住在杭州時寫過幾封，不過都沒收到回信，年輕人就有些喪氣，找我吐過一些苦水，最近回去鄉下讀書，我看不會再連絡了罷？」他看尤敬強不解的表情，隨口補充道，「年輕人感情的事，一個願打，一個不願意挨，得看雙方瞧得瞧不對眼才挨得著邊的。」

「是啊，是啊。」歸鴻亭不希望尤敬強問東問西，佯裝事不關己，看到上次來見李叔同時，進來替他們燒開水的工友迎面走來，趕緊向他招呼。

「這是工友聞玉。」李叔同介紹，「就是剛才我說張兄幫助過的校工。」

聞玉果真是瘦得輕飄飄，風大一點怕就會吹倒的單薄身軀，比上回看來憔悴得多。歸鴻亭關懷的說，「多保重身體啊。」

「張先生幫我請過郎中看過，現在喫了藥，沒事的。」聞玉顯然還認得歸鴻亭，極爲禮貌的侍立一旁。「明晚張先生坐關結束，我會去看他，要一塊去嗎？」

尤敬強聽了馬上插口，「你知道張先生入關的事？」

「他現在喫齋唸佛，不常下山來，有時候想找點書籍資料，或是買點宣紙甚麼的，都找我替他進城張羅，我每隔三、兩天都會過去探望一次。」聞玉說話誠懇，看來是把張能天當成恩人般的服侍。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拜託您一件事。」尤敬強欲言又突然止住，「算了，反正寺裡方丈也會告訴他，我們來過了。你若見到他就說我們過兩、三天會來杭州接他，他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李叔同和聞玉送兩人到學校門口，歸鴻亭也介紹了漕莊的兩位弟兄，順口說道，「這輛馬車就是李先生大手筆送給章勁的。」

「對呀。」尤敬強也想起這碼子事，「當初這些錢是您救我們的酬謝呢。」

「出門在外，靠的就是朋友。朋友有難拔刀相助是天經地義，那裡要談甚麼酬謝？更何況我其實也沒幫上多少忙。」李叔同在這方面，對朋友的豪情就像張能天，在寥寥數語間表露無遺。「其實買了兩輛車還賸不少，我都交給誠子，作兒子的教育基金，他日如果犬子有出息，你們也有功勞。」

大家哈哈大笑，兩人和李叔同道別，尤敬強特別又在杭州市區兜了一圈，買了一些脆松糖、芝麻杏仁糖，還有一大堆叫不出名目的清水蜜餞，可惜粹芳居的棗仁包子，熱騰騰帶往上海早冷透了，於是便宜了四個大男人的五臟廟，喫得津津有味，然後快馬加鞭一路趕往上海，進得市區天已全黑，先到大牛家簡單用餐，請牛家老爹安排了熟悉的旅店。尤敬強特別叮嚀一路辛苦的兩名大漢，在上海停留期間儘量低調，尤其在進入法租界時更要小心，幾人馬不停蹄再馳往三馬路，夤夜敲門，求見蘇曼殊。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開門的是一位膚色微棕卻風姿卓越的女子，聽明來意放兩人入內，廳裡已有幾位男女嘻笑滿堂，桌上杯盤狼藉，那女子淡淡說道，「這兩位先生來找蘇和尚。」

眾人愕然望來，都暫時停止了喧鬧。尤敬強趕忙自我介紹，「李叔同先生介紹我來找蘇先生。」

「哦，」一位體格魁梧的男士站起來，馬上熱絡說道，「是叔同的朋友，那好說話。」他連忙要大家挪出兩個空位，「我叫葉楚傖，多多指教。旁邊這位叫朱少屏，再過去是柳亞子。」他跳過每個人中間的女子，歸鴻亭一聽，沒有蘇曼殊，心知肚明那些濃妝艷抹的年輕姑娘該都是書寓來的校書。

坐得最裡邊戴了副大框眼鏡的柳亞子是個大禿頭，留著這個年頭頗時髦的八字鬍，也極親切的說，「叔同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都是南社的一份子嘛。」

歸鴻亭曉得南社是大約三年前舉著提倡民族氣節，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爲職志在蘇州秘密成立的，主要發起人就有這位柳亞子，他是根據李叔同聊到這個組織時頗爲推崇所以特別注意，覺得這些人都是熱血愛國份子。這時又覺得葉楚傖這個名字也極耳熟，略一思索，更想起張能天曾經提起，當時李叔同爲了營救他們，好像找過這位先生共同奔走聯繫，不禁開口求證，「葉先生是否去年幫助叔同兄打聽過兩個被法租界巡捕房無故扣押朋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友的事？」

「沒錯。」那位八字鬍柳亞子搶著說，「當時我也在，聽說後來那兩人越獄逃跑了，案子到現在還沒結，莫名其妙就不了了之了。」他說完，大家都用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眼光看著兩人。

歸鴻亭這時後悔亂提問題也已來不及，心底有一點猶豫，不曉得該不該在這麼多人面前乾脆開口承認自己就是逃獄犯人，尤敬強卻機警的轉回問題，「蘇先生既然不在，能否告知那裡可以找到他？」

「Don't Worry, Gentlemen!」叫朱少屏的開口露了一句洋文，「蘇和尚一晚上總要趕場好幾回合，這一刻不在奇春樓，就在湘妃閣，離這裡都不遠，去找他不如坐在這裡等，保證等得到人。」

「所以坐下喝酒，我跟你打包票，等會蘇和尚就活跳跳出現在你面前。」那葉楚傖一身西裝，意興湍飛說話，惹得在座女士也開始恢復一派打情罵俏的模樣。倒是那位應門的主人花雪南，頗有氣質的文靜端坐，不發一語。

尤敬強應付這種應酬場面駕輕就熟，很快就和大伙談笑風生打成一片，慢慢在言談間他也搞清楚這些人都是南社成員，均在已停刊的《太平洋報》當過同事，葉楚傖那時擔任總編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輯，柳亞子和李叔同共同還創辦「文美會」，柳負責主編《文美雜誌》，李則任文藝副刊主編，朱少屏也是報社編輯，和柳亞子同住一室，但卻和蘇曼殊交情最好。這些人當初白天在報社工作，晚上就到處喫花酒，外在沉迷於聲色犬馬裡，內在卻都對現實不滿，由於這些人的心態都表現在報紙版面上，言論前衛的結果，使這份由陳其美發起，姚雨平創辦，被外界定位爲國民黨機關報的《太平洋報》，被警察抄查宣佈停刊，於是這些政治理念激進的文學份子失卻了發表論見的舞臺，更是夜夜笙歌，靠烈酒與美女麻醉自己。歸鴻亭認爲他們算是很幸運的，比起國民黨到臺灣，對言論異己份子如雷震、李敖之流，統統送進監牢，那還會放任這些人抱著美人繼續批評下去？

這時，他們高談闊論的正是國民黨選舉大勝，宋教仁在報刊發表《國民黨大政見》的內容，七嘴八舌，各抒已見：

——回想六年前，章太炎在《民報》發表「討滿洲檄」，數了韃虜大罪十四條，滿清土崩瓦解到現在我們選贏，才算把革命的目標推進到成功的邊緣，可惜章太炎前陣子反對孫逸仙去支持袁世凱；

——我們要在國會建立真正第一大黨的實力，並且支持宋教仁組成完全掌握實權的責任內閣，讓梁啓超那班支持袁世凱的瞧瞧；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支持孫逸仙搞實業建設，中國人需要現代化；

——不能讓袁世凱的北洋體系老是在北京獨斷獨行，國都遷回南京最好；

——可惜我們《太平洋報》被禁，最好找陳其美再研究復刊的可能；

——我覺得《國民黨大政見》寫得還太含蓄，應該要把具體的改革內容多披露一點；

——內容是徐血兒替宋教仁捉刀草擬的，下次見到他建議一下。……

歸鴻亭從這些不忌諱兩個外人在場，嘰嘰喳喳的片斷交談內容中約略感受到了民初知識份子清談國事的一面，比較起魏晉清談，政治上王公士卿不理國事終日空談肇致五胡亂華而亡國，社會上亦因此縱情酒樂，逃避現世，與目前這些好像諤諤之士的場面有何亦同？而歸鴻亭那個未來的臺灣卻是進化到一般老百姓是在網際網路上清談國事、針貶時敝，所謂跨足產官學界的名嘴則利用電視 Call in 節目天天清談，卻都與政客沒兩樣不講民生議題只論意識型態的居多，對照十八世紀時歐洲公共領域出現的中產階級清議國政，不論在法國叫「沙龍派」、德國稱「論壇派」，英國根本就用清談常用的地方「咖啡屋」當此一現象之名稱，那現下這批人物躲在風月女子家中喝酒論政該叫「書寓派」囉。

他靜靜聆聽，尤敬強則間或插入一、兩句應和。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門外又響起鈴聲，花雪南起身啓門，進來一個梳西裝頭的長臉英俊男子，濃眉厚唇，卻是紅光滿面，身著光鮮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西服，舉座見其進入，不論男女均齊聲道，「蘇和尚，有人找你。」

那翩翩男士怎麼看也不像和尚，油頭加粉面，開口有廣東口音。「誰？誰找我？有糖喫否？」

眾人聞之都嘻嘻笑開，尤敬強即刻目光示意，歸鴻亭馬上向跟在蘇曼殊身後的花雪南點了點頭，向門外休息等待的大鬍子招了招手，「糖果拿來！」

花雪南看歸鴻亭從車伕手上捧進一大堆零食糖果，難得開口說道，「蘇和尚，你的朋友是坐亨斯美雙套馬車來的呢。」看眾人羨慕的目光，歸鴻亭這下才知道這漂亮的雙駒馬車還真是當時的高檔交通工具。

尤敬強再次說明是杭州李叔同介紹前來，特別要求蘇曼殊借一步說話。蘇曼殊先是有些不習慣的表情，不過看在他已經迫不及待拆了粽子糖往嘴巴塞的份，和尤敬強兩個人走到角落細聲交談起來。歸鴻亭有些尷尬，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有意無意瞟向密談的兩人，那蘇曼殊起先嚼著糖果帶點不在不乎的吊兒郎當神態，卻愈聽面色愈凝重，最後嘴巴也不動了，蹙起濃眉沉思起來。

「蘇和尚，要我們協助甚麼嗎？」葉楚傖忍不住開口。

角落裡的蘇曼殊似乎猶豫不決。尤敬強要歸鴻亭過去，悄聲說道，「蘇先生認爲事關重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大，想找他的那批朋友商量，可是我覺得人多嘴雜，尤其太多鶯鶯燕燕，這種事似乎不宜讓太多人知曉。」

「請等一下。」蘇曼殊自己下了決定，「我們先請諸位女士提早回去，明天再補請他們一次。」他很果斷的向在座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幾個歌臺曲院校書一一道歉，很有紳士風度的準備送客。

大家都怔著了。葉楚傖似乎感覺到真有重要事情要商議，先不問緣由附和著催促，「明晚再來。明晚一定再開局票，原班人馬統統有請。」

「不能黃牛。」其中一位鳳眼姑娘不情不願的站起來，拎起包包嬌媚的說，「明天還要蘇和尚畫畫賠我。」

「明天我會把墨磨好等大家來，蘇和尚一定一人送一小幅。」花雪南這時就顯現善體人意的氣質，幫著招呼姐妹淘一個個出門，分別叫了黃包車送走，然後非常知趣的和大家頷首致意，走進了房間，留給廳裡男人談論正事的空間。

「這項情報確實嗎？」柳亞子望著強調宋教仁明天會被刺殺的尤敬強提出質疑，「尤先生，你只是一直堅持明天有人要在火車站暗殺宋先生，那總該有個消息來源罷，能透露一下嗎？」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們總不能光憑你一句話，就相信有人想殺宋先生，這是很嚴重的指控，應該要查證情報的可靠性。」葉楚傖也這樣認爲。

尤敬強面對一群懷疑目光的新朋友，急得直望牆上的掛鐘，已經接近午夜。歸鴻亭曉得他無法交代清楚。難道說這種預知死亡訊息是從未來的歷史記載得知的？而歸鴻亭根本也沒注意到這段歷史，無從協助圓謊。

「他們是叔同的朋友，總不會無緣無故跑來騙我們。」朱少屏沉吟了一會，笑著對蘇曼殊說道，「我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我當然相信叔同不會隨便介紹不相干的人來……」蘇曼殊陷入了長考，沉默了一陣才求證般的問道，「尤先生，不好意思，您剛才說是叔同在日本時的朋友？」

「沒錯。」尤敬強回答得連歸鴻亭都看得出有點心虛，不過他不讓大家有思考的時間，振振有辭的接著說道，「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確知曉明天宋先生會有危險，但是沒有辦法告訴你們我爲甚麼知道。我有我的苦衷。」

「可是，就算我信任你，現在也不清楚宋先生目前在那裡。這麼晚了，也沒辦法查他明天是不是真要搭火車，而且要搭到那裡去。」

「搭去那裡我也沒有概念，可能是北京罷。」尤敬強猜測著，「宋教仁現時知名度那麼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高，你們很容易利用新聞界的關係問到的。」

「如果現在《太平洋報》仍在出報，我們就一定掌握他的行蹤作報導的。」柳亞子無奈的說，「現在只知道宋先生的確是在上海，沒有特別注意他的行程。」

「蘇和尚，你並不是挺欣賞宋教仁的，不是嗎？」葉楚傖突然這樣說。

「對呀。你常批評宋教仁熱衷政治，看準時局走向，所以聰明的選擇做革命黨，其實沒有甚麼真才實學。」朱少屏附和著。

蘇曼殊露齒一笑，摸摸鼻子說道，「至少他現在有全國知名度，革命總是需要找個偶像，這個時代流行造神運動。無可厚非，呵呵，無可厚非。」

歸鴻亭看尤敬強愈來愈急，幾個文人還在討論對宋教仁的好惡觀感，禁不住向尤敬強低聲詢問，「他到底會搭明天那一班車，你搞得搞不清楚？」

「搞得清楚才怪。」尤敬強覺得歸鴻亭問的簡直就是廢話，嘀咕的回答，「搞得清楚我就自己提前到車站去攔。你當我腦袋是電腦，記得住千千萬萬件事情啊。」

「尤先生，別急。」蘇曼殊本來又拿起一塊酥糖往嘴裡塞，聽他們兩人都鬥起嘴來，忙囫圇不清說道，「反正還沒到明天。」

「到明天就來不及了。」尤敬強猛然想起甚麼，搶著說道，「有了，看能不能聯繫上宋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嘉樹先生。他認識我，或許宋嘉樹出面你們更會相信我的話。」

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對懷疑兩人都有點不好意思。葉楚傖見沒人答腔，只好發言，「我們不是不相信尤先生……」他略一停頓，也講不下去，倒是先回答了尤敬強的問題，「就我所知，宋嘉樹目前反而不在上海，他陪孫逸仙過完春節沒幾天，就一起去了日本，一塊去的還有馬君武、戴季陶。」

「這消息該是正確的。我在報上看過這則新聞。」柳亞子補充道，「說是去考察日本鐵道實業。」

「咳，」尤敬強兩手一攤，卻是對歸鴻亭說話，「我看我們盡力了。歷史的宿命改變不了，我們還是回去大睡他一整天，等小勁後天鐵箱運到，打道回家。」

大家又是一陣靜默，這次是歸鴻亭先打破沉默，他也是對著尤敬強說的。「我都還沒有放棄，你怎麼能放棄？」他環視在場眾人，然後很堅定說道，「我們明天一大早就到火車站去等，每班車都注意。宋教仁現在是個大人物，他搭車應該會有一些國民黨要員去送行才是，我們還是有機會攔下他。」

蘇曼殊看了歸鴻亭一眼，緩緩說道，「不管你們是誰，至少出發點是好的。這樣罷，他不至於凌晨天不亮出發，我趕著明天一大早去連絡陳其美，他以前是我們《太平洋報》的發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起人，也幹過滬軍都督，他一定知道宋教仁明天的行程。」他露出帥帥的笑意，「我可以代替你們傳遞這個訊息，如果他真的如尤先生所說，明天要啓程離滬，建議他改個日子再離開，他聽不聽就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了。」

尤敬強不假思索說道，「一言爲定。如果可能，也請設法通知我宋先生明天的行程，希望能當面見他說明一切。」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彈指懺》卷三第四一章終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